

织^①。就其国际组织的性质来说,与欧亚经济联盟在主体格局上倒是相匹配,但问题是,上合组织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与睦邻友好,致力于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和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以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对内,上合组织主要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对外,主要是安全合作,并不涉及经济合作。可见,该组织的志趣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宗旨、“一带一路”的属性与追求并不契合^②。

另外,作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机构,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定议事规程,而“一带一路”的特点则是议题灵活、手段多样。有这样的差异存在,可以预见,要把上合组织作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平台,问题不会少。

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是非常复杂的国际空间,对接的风险之大无须赘言。

有鉴于此,涉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时,不一定拘泥于对接的认定,秉持和平友好、互通互利、互惠合作的理念,灵活地着力于具体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在具体的产业领域、工程项目和投资、贸易活动中实现有效的合作,获得双赢的效果,应该是一个对相关各方都不错的选择。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经济学分析

王维然(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旨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提出的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倡议,二者性质并不相同。

2015年,中俄两国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联合声明。“一带一盟”的参与国都对其抱有极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参与欧亚经济联盟或“丝绸之路经济带”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满足本国在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的需求,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

^① 唐朱昌:《中国与未来欧亚联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定位》,《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② 郭晓琼:《竞争与合作:对欧亚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关系的思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6期。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都需要给成员国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正是由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着地域范围的重合和本质属性的相似，构成了二者合作对接的基础。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内容应该包括基础设施对接，或者说硬件、物质设施的对接。基础设施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也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充分证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改善各国基础设施既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对接合作的物质基础。

根据以往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经验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情况来看，许多合作项目往往不了了之（如中俄两国曾在远东规划的项目和中、吉、乌铁路）。因此，我们需要探寻影响各方经济合作的根本原因，需要在哪些领域对接，怎样对接才能够取得切实的效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领域的对接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一）对发展经济的认识对接

认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多年来，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期望从未改变，但所取得的效果却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独联体国家制定的很多经济政策往往有着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导致这些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亚历山大·卢金在《“丝绸之路”和欧亚一体化构想》中指出：“经济问题在这里很重要，但仍是次要问题”。这很能说明俄罗斯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认识和定位。

由于对如何发展经济的认识不同，导致各国所制定的政策实际效果差异很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曾借鉴中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在本国设立经济特区以促进经济增长。哈萨克斯坦设立了17个经济特区，却又规定特区的运营期限在20~25年（这对于制造业投资来说，期限太短，没有企业肯冒如此风险前来投资，而跨国公司的投资却又是哈萨克斯坦最为期望的）。而俄罗斯最近宣布将要关闭10个工作不力的经济特区。这说明，如果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清，即使效仿他国成功的经验，往往也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各国发展经济，就要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外资的作用大多保持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扩大开放、引入外资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涉及具体问题和利益时，则持过分保守和封闭的心态。近期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引发社会动荡的关于

《土地法典》的争议，就与哈萨克斯坦国民如何认识对外开放有着密切关系。本国无力解决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又不希望外国投资者进入，不改变这种矛盾的心态就无法实现各国发展经济的规划和目标。哈萨克斯坦政府目前在国内大力开展修改土地法的宣传活动，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转变本国国民的观念。

在制定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规划时，是否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经济项目与合作的对接，是这些项目能否成功的基础。

（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对接

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又有雄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但目前大多数工业制成品都依赖进口。俄罗斯一直希望引入大量外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但吸引的外国投资并不多（吸引的主要是间接投资），且多年来一直存在国内资金持续外流的问题。这说明俄罗斯国内尚未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不但无法吸引外国投资，本国资金也因为国内投资环境不佳而纷纷外流。

要促进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自然资源。俄罗斯曾提出很多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划和设想，但大都不了了之，重要原因在于国内尚未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体系，致使资源，包括外国投资，纷纷流入自然资源开采行业。

苏联时期，虽然石油开采设备不如西方国家先进，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体系，且能够实现开采设备的自我开发与应用。而现在俄罗斯则需要进口石油开采技术和设备，这充分说明其资源配置体系出现问题，无法引导生产要素进入制造业。

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不会一开始就很完善（中国即为典型例子），但只要形成知识、资本、人力资源要素能够相互结合的包容性增长，制度是具有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的。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也并不缺少人力资源和资本，但这些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或者外流（资本），或者逐步“退化”（教育和科研）。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无法在俄罗斯国内结合，是因为缺乏将这些要素相互结合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

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吸引的外国投资总是不如俄罗斯所愿。俄罗斯的问题，在其他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也同样存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需要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切实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这样与中国的合作才能够互利双赢。

(三) 工业化程度是对接的基础

中俄两国签署协议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以及就开辟共同经济空间开展协作。但中俄的对接如果仅有物质性设施对接,恐怕不但不能促进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合作,反而会因竞争激化而引发更多矛盾,因为中国企业的强大竞争力会使得欧亚经济联盟的制造业面临更大的困难。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于开展与中国合作存在很多担忧,主要是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使得这些国家看不到本国企业在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时能够盈利甚至生存的可能性,因此在国内引发相关利益群体的疑虑和反对。这种想法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对外开放和“入世”之前也颇为盛行。当时,对于开放和“入世”的恐惧使得“狼来了”之说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1980 年、2000 年和 2014 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分别占总出口额的 50%、88.2% 和 93.8% (1980 年中国出口额仅为 181 亿美元,2014 年为 2.3 万亿美元)。这些数据充分证明,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中国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

要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必须改变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工业化程度低下的问题。俄罗斯由于“荷兰病”而出现“去工业化”。中亚国家则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就很低,为数不多的工业多为原材料加工和矿产开采。由于工业化程度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其对参与全球化也抱有很深的疑虑和担心。

各国目前都在强化发展制造业的规划,只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还需要制度环境和良好的人力资源。如何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和推进工业化,需要基于市场来配置资源,需要公平的竞争,需要这些国家制定可行的政策。进口替代是不是一种次优的和可操作的工业化政策,还需要深入研究,但如果“去工业化”现状不改变,俄罗斯无法与其他大国形成互利的产业内分工体系,这样,任何政府倡导的对接也就没有了互利共赢的经济基础。

增量利益的创造可以弥补启动合作时的成本,而且使得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国内部分群体受益。这些受益群体自然会支持开展合作,从而有利于在各国间形成产业内分工的共同发展。当然,这些产业的形成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各国比较优势的,如果能够形成各国间互利的产业合作,就可奠定对接的经济基础。